



九二文存 / 公仲 著

责任编辑: 陶竹春 Zhuchun Tao

版面设计: 柯恩龙 Enlong Ke

封面设计: 柯恩龙 Enlong Ke

© 2026 by Gong zhong

Published by

Dixie W Publishing Corporation Montgomery, Alabama, U.S.A.

<http://www.dixiewpublishi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means including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s,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The only exception is by a reviewer, who may quote short excerpts in a review.

本书由美国南方出版社出版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2026年8月DWPC第一版

开本: 244mm x 170mm

字数: 70千字

ISBN-13: 978-1-68372-894-8



作者简介

公仲，本名陈公重，1934 年出生于河南开封，原籍江西永新。南昌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名誉副会长，中国小说学会名誉副会长，江西当代文学学会名誉会长。专著和主编著作有《世界华文文学概要》、《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编》、《台湾文学史初编》、《文学评论的阐释》、《当代文学纵横谈》、《文学徜徉录》、《艰难突围》、《离散与文学》、《陈正人传》、《世界著名华文女作家传》丛书、《文学新思考》、《别样凝眸——欧华文学研究》、《八零后文存》、《八八文存》、《九零文存》、《陈正人画传》、《新移民文学的里程碑》等30多部作品。以及电视连续剧《井岗之子》。曾获全国当代文学优秀论著奖、江西省政府优秀文学评论奖、江西省文艺基金优秀电视剧奖、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优秀成果奖、华东地区优秀图书一等奖（两次）、江西省高等院校科研成果一等奖、江西社科研究二等奖（两次）等。曾多次应邀赴欧美等国及港台地区讲学和学术交流，享国务院特殊津贴。

目录

- 代序 陈公重先生往事与学者个性\ 江冰 / 1
- 01 中国小说学会贺信 / 15
- 02 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颁奖辞 / 18
- 03 世界华文文学高峰论坛在我校举行 / 20
- 04 学术生命长青 \ 刘俊 / 29
- 05 多元文化 美美与共——多元文化与文学的融合，共探华文文学的未来 / 32
- 06 世界华文文学的前景 / 36
- 07 离散与文学（以加华文学为例，兼谈华文文学离散与文学） / 48
- 08 关于华文文学经典性和AI的一些思考 / 53
- 09 两点思考 / 56
- 10 序《燕归来》 / 61
- 11 序《刘瑛短篇小说集》 / 65
- 12 《李岷中短篇小说集》序 / 70

13	读南希的《在军营大院的日子》 / 75
14	《岁月留痕》推荐语 / 78
15	休休的《兀立裙外》推荐语 / 79
16	癌弦追思会发言稿 / 80
17	江晚正愁余——怀念愁予兄 / 84
18	推窗望月见身影——忆做客杜国清家 / 93
19	怀念饶芑子教授 / 104
20	思念我的发小——清华学子道先老弟 / 107
21	点评结集 / 118
22	我的母亲——许秀清 江西第一位护士 / 122
	后记 / 164

代序

陈公重先生往事与学者个性

江 冰

陈公重老师笔名公仲，我习惯书面称之为公仲先生。2024年3月，先生约我写他的述评万字文。心有负担想请先生另约高手，不料先生以90岁矣仍命我作文，用辞恳切，令我动容；无法推辞又倍感师生情谊，只有从命。

不几日，先生寄来《灵魂是可以永生的》一书，翻开一看，此书居然已是十年弹指一挥间。

先生今年获“世界华人文



学研究终身奖”，曾邀我在广州一见。因讲座无法脱身，甚憾。

向老师致歉，师复：“知道你干得很好，做岭南文化成了广州一张名片”——深受鼓舞，亦知是校友聚会时的偏爱与美誉。

好在公仲先生微信用得熟练，时有消息，倍感其生命充实丰盈。

往事并不如烟，历历在目，贯穿我作为学人的成长历程——

1977年恢复高考，1978年3月第一届学生通过考试进入大学，名为七七级。也许，这是空前绝后的一个大学年级。

因为，他们直接面对一个伟大时代的转折点。那是一个风起云涌改革开放的时代，“摸着石头过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邓小平主政的年代。

在中国民间蛰伏了十年的人才，一旦进入大学，就有了一群肆意挥霍才华，贪婪吸收各种营养的中华才子。

此时的大学课堂，属于一个重新开始启蒙的阶段，所有老师一边等待最新颁发教材的同时，一边整理那些已经发黄的教案，来开启他们的授课。

记得我进入江西大学中文系七七级班级时，讲坛上可以看到各路先生的讲授。公仲先生出生于1934年，当时也就四十多岁，正当盛年。他壮实的身躯，混杂北方南方口音的，南昌话口音中偶尔又冒出一两个相当标准的北方腔。

感觉公仲先生的身后仿佛站着许多人。

北京是他最大的文化资源，也是各路小道消息的出处。他讲述中国当代文学充满了对于当年铁幕之后种种消息的猜测与描述，桩桩件

件都有泄露天机大白天下的惊讶。

他的课程，始终与当时中国文坛种种风云变幻——紧密相连息息相关。精彩纷呈讲述，让我们这些处于南方省城的学生，拥有极大的好奇心：

新鲜、刺激、开禁、纠结、冲突、冒险、顿悟。近50年后的今天，我可以给于他的印象词汇。

我们这群77级青年，就像一群刚刚从黑暗、雾霭、压抑的大山里走出的孩子，突然来到了平原，多少还有点不太习惯。平原的风、平原的旭日、平原的宽阔，让我们一下子拥有了一个崭新世界，获得一个全新视野。同时，也激发了我们极大的探求欲。

我们一直想知道。中国社会发生了什么？我们的未来有什么希望？中国将为我们这批年轻人提供什么样的机会？

公仲先生的讲授恰好在这点上触摸到我们最强烈的内心需求。

我们希望了解来自北京的消息，那是中国的核心、那是文化权力高地。所有这些，都使得公仲先生中国当代文学课程，拥有了远远超出课堂的意义。

那也是一个不断产生新闻，甚至爆炸新闻，不断有突破、原有观念解体、迅速变更的时代。一个宿舍，可以深夜集体阅读并争论刘心武《班主任》、卢新华《伤痕》、孔捷生《在小河那边》、刘宾雁《人妖之间》等等作品。

不久，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改革文学接踵而至——文学大潮扑面而来。

公仲先生始终把握一个来自于北京变动的动态的信心所在。他的北京背景似乎成为其研究的动力牵引。

由于我不但是七七级的学生，而且在1982年1月留校并随后分配到公仲先生所在的现当代文学教研室。所以，可以深刻地感受到公仲先生教学同时所进行的学术研究。即，他在当时出版了颇有影响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以及台湾文学史新编。

公仲先生身强力壮、旺盛精力，拥有其他教师所不可比肩的十足社交活力。他爱好体育、爱好交际、广交天下朋友，具有与一般大学教师迥然不同广泛的社会性。

公仲先生的学术研究个性，以及不断向前拓展的强大动力，也使得他的中国当代文学课程颇受学生欢迎。但在中文系当时固有的传统评价中，似乎更看重古典文学与语言学——相对成熟学科。

从传统中文功底角度看，公仲先生的课就显得过于变化、过于快捷，甚至有“轻骑兵”的风采。在一些人看来，屈原离骚的研究、语言学的研究，要比历史浅近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要厚重久远。中文学科之间的重轻贵贱，其实一直存在我们今天所说的“鄙视链”。这是中文学科颇为有趣的现象。

1982年，我留校成为中文系教师以后，甚至也从北京大学教授口中屡屡听到类似讲法：中文系第一方阵是中国古代文学和语言学；第二方阵近代文学与文艺学；第三方阵才是现当代文学和写作学。

美好的古代总是令人肃然起敬。因为，他拥有遥远的岁月作为注释。比如，从屈原、诗经，到汉乐府到建安七子，再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每一个代表作家拿出来，都是响当当的，都是被无数时代

文人所注解而推崇的，反反复复构筑成一座一座高山。

而公仲先生叙述的当代作家，则更像舞台上过往的角色：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你方唱罢我登场。此种潮汐变化的“短期性”于大部分中文系教师和学生的眼里——就难免形成轻重贵贱的反差。

但公仲先生从来不顾及这些陈规戒律，始终沿着自己的方向前行，一往无前地坚持自己的文学理想。他迅速地超越了大学校园、甚至校外的文学组织作协文联，直接抵达文化组织的最高发源地——首都北京。

他在北京拥有自己的信息渠道，他与文学界的引领者，以及重新走上文学舞台的当代学人作家有着广泛联系。这也使得他在课堂上的一言一行，都有了某种权威专家的注解，让我们肃然起敬。

同时，也让我们觉得好似观摩一场文坛大戏，跌宕起伏变化多端的风向气候，似乎可以从公仲老师讲课的脸色口气变化中去揣摩。

比如，伤痕文学悄然兴起，公仲老师一方面有无所忌惮小心翼翼地讲述，但同时却时时旁敲侧击，希望在课堂中传达他内心的真正想法。

薄古厚今还是厚今薄古？中文系各学科始终有所分歧。但公仲老师勇气在于：始终坚信中国最重要的命运转折就取决于当下，或许古典文学和语言学的教师可以不顾及中国当下改革开放的风云变幻，以及来自各方力量的纠结冲突碰撞，但中国当代文学必须面对。

公仲先生并不回避世事变幻，始终朝气蓬勃信心满满地去观察、叙述、描写。其讲课与学术研究中，我可以感到一种情绪的激荡，或许也可以把它表述为一种信念的力量。

他一直站在拨乱反正以及重新回答历史真相的巨大关口，他与丁玲、白桦、刘宾雁等弄潮儿有着密切的联系甚至个人友谊。

他在一个重新确认历史真相乃至真伪对错的历史时刻，与中共党史、中国革命种种事件有着直接与间接的情感贯通。他的学术研究始终不回避个人情感与个人生命连接，甚至时常过于专注投入，乃至用情过深。

当然，他的学术研究也在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受到了种种冲击。批判《苦恋》时，我们就在一派窃窃私语中感受到文坛的“天气变化”以及对公仲先生的压力。

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公仲先生从来十分有底气地来对付这些来自于外界的冲击，并始终在精神与情绪上保持稳定，从不将其视为灭顶之灾，他具有一般知识分子所少有的胆略和见识。

拨乱反正风云变幻的时代，公仲先生时常有一种居于前沿的姿态，令我钦佩不已。先生身上还有一种斗志，这或许与他强壮身体、充沛精力，以及成长的坎坷分不开。我很想了解他的身世，但又有所忌讳。

扑朔迷离中我知道他成长经历的一些碎片，有国共两党从合作到分裂、对抗、碰撞之间的影响。某些历史契机，多种暗流涌动，使得公仲先生的学术研究天然具有了比一般学者更加复杂的文化背景。

公仲先生八十岁后，他的人生逐渐坦露于自传中，我们终于可以穿越历史从这里找到更多的注释。

概而言之，公仲先生是一个特殊时期的特殊学者。他的学术个性由众多元素、力量、资源、背景汇聚而成。我与他的几十年交往中，

总有一个强烈感受不变：

那就是斗志昂扬、青春活力，一直都在。

大学教授之中，公仲先生的社会活动能力首屈一指，这是学界对他的一个突出印象。他不但有极强的策划、交往、把握大局的能力，而且结交天下朋友。讲义气、讲友谊、性格开朗，又有开拓精神，且敢于惹一些麻烦事。

同时，又有广泛的社会资源。每当举办全国大会时，更加凸显他作为学者的社会活动家角色力量。

记得有一年，与先生共赴宜昌参加学术会议，会议结束，众人鸟兽散。唯有他热情地帮这个拿行李帮那个提包裹，上了火车才突然发现自己的行李反而忘在了站台上。这件事印象深刻，每每提及逸事，众人哈哈大笑。但都从内心里钦佩先生的热心与热情。

公仲先生一生绝非一帆风顺，可以说文革岁月里历经坎坷。他被遣送乡下改造，但他在那里活得生气勃勃，学会了开拖拉机，学会开车。粗壮厚实的肩膀，使他一眼看上去漾溢孔武有力的男人气概。

先生有时对我说起少年时代，家庭有牛奶喝，给他一个好的身体底子；加上年轻时代喜欢踢足球打乒乓球，玩单杠双杠，锻炼了他的体魄。

一副好身板，一个开朗的性格，一个雷厉风行的办事风格，一个拿起电话就打——就能成事的公关能力，使公仲先生始终保持着一青春活力的形象。

记得我近三十岁时，有一次随他登黄山。大家气喘吁吁之时，年

过五十的公仲先生高喊一声，旋即跑步速度登上黄山一段阶梯，令众人鼓掌欢呼钦佩不已。他个人对自己的男子汉气魄亦相当自信自傲，不时展示他的充沛体力。

公仲先生的个头，在他们一代人中间是适中的，形象俊朗明快：一副眼镜文质彬彬，但短而粗板寸头，又显示几分“南人北相”的风貌；他的性格中有北方的豪爽，他说出生于开封，或呱呱落地即得北地豪迈？

同时，又有南方的细腻，一口南昌话说得溜溜的，凡事考虑周到且不动声色粗中有细。

我作为公仲先生的学术助手，十多年与先生到处出差，除了学术交流，先生还时常为学校办事、挑重担，办大事。

1993年江西省委省政府决定将江西大学与江西工业大学合并组建南昌大学，1997年南昌大学被教育部列入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

当年4月，我陪同公众老师到北京执行一个艰巨的任务。按照时任江西省省长吴官正建议：南昌大学新校名应由赵朴初题写。

赵朴初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那时已重病住院，扶笔艰难。期间，校党委书记周绍森多次电催，距离成立大会日益迫近，以至先生火急火燎嘴上起泡。

我们在北京住了整整三周，21天里先生把南昌驻京办事处房间的电话都打坏了，他用尽所有关系，拜托无数人，几经波折，最后才由中央办公厅出面，得到了赵朴初先生亲笔所题四个大字：南昌大学。

公仲先生之可贵还在他的活力，从来不受传统观念羁绊，就是一股劲地往前冲，披荆斩棘，开疆拓土。

中国当代文学史、台湾文学史、世界华文文学、新移民文学，不几年就刮一股风，他的那股一往无前的劲头，从四十多岁一直冲到八九十岁。仅此一点，已然是超越学者圈里的大部分人。

无他，生命力旺盛矣！

公仲先生是一个具有多面性的当代学者。

他的人生十分坎坷，似乎拥有多个背景：国民党高官的公子，身上多少有世家子弟余韵；原生家庭之影响，父母的影子长长，挥之不去；20世纪50年代成长的新中国青年，他在大陆的表现从年轻时代开始几乎就是“又红又专”；文革让他跌入低谷，但他依然保持“一颗红心”。

他的一生有许多值得尊重的行为。

比如，1952年高中毕业他决定报考北大。但领导说中央要留下一批优秀学生充实中学的政治思想教学队伍，他二话没说就留校；18岁就开始教高三，后来教育学院进修，算是有了专业学历；从中学语文教研组长开始，再进入大学任教，始终站在教师的岗位，几十年如一日，乐此不疲。

先生的海外背景相当复杂，闲聊时会说起七大姑八大姨，海外关系盘根错节，似乎伸向世界各地。而他夫人的红色家族亲戚，又在北京树大根深，让我时时惊讶。所以，上世纪80、90年代，不少大型的全国会议少了公仲先生，就很难形成规模效应。

而江西尤其是庐山上的两次会议，则是先生大展身手独木成林的盛大文学景象。

比如，1993年的庐山世界华文文学会议，公仲老师就是成功的策划人与主持人，我作为助手参与了全部过程。

再如，2013年南昌举办的“中国首届小说节”，我作为广州代表参加，亦深感学术会议有创意有氛围。

这些可以载入史册的学术会议，亦是公仲先生对当代文坛的贡献。

先生不但是一个学者，在旅行中也是一个很好相处的同伴。他身体好、胃口好、人缘好。见到什么游客，都能够聊几句。无论男女老少，人见人爱。

其个性清澈明朗乐观开阔，从不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去影响自己心情，总是乐呵呵地一个目标一个目标地往前走。

乐观、青春、童心未泯、好奇心切，正所谓网络新词：“轻龄”矣。其勃勃生机与工作劲头，是传统知识分子、传统大学教授难以匹敌的。

当然，公仲先生也偶有发火的时候。比如，一次中国小说学会内部研讨涉及中国作家排行问题。

当我发言谈及海外的作家很难跟北京的“四条汉子”：贾平凹、莫言、阎连科、刘震云并肩时，先生勃然大怒，直言这是错误判断，让我惊讶他的发火。

会议后他很快平息了自己情绪，我送他到楼下坐车离开会场去南

京——分开时并没有尴尬感觉。他有一副男子汉的气概和心胸，能够包容许多人和事，包括有些人对他的低评价甚至蔑视。他有一种不在乎的劲头，坚定地选择自己的目标，而并不是患得患失的小鸡肚肠。

此点品格对我影响颇深。

或许，正是因为这点好个性，使他也有了好的人缘。海内外作家有许多跟他私交甚深，比如冯牧、丁玲、白桦、张炯、雷达、汤吉夫、於梨华、赵淑侠、陈若曦、陈映真、白先勇、尤今、戴小华、梁凤仪、周励、严歌苓、张翎，等等。他的个性，不但让他有文学交流的可能，而且还有一种私人的情谊。先生处理这些关系举重若轻、潇洒自若，让人如坐春风，感到温暖和舒适。

公仲先生的文学视野也已经远远超越了大学，他对江西这片红土地也有很深的介入。

比如他撰写了陈正人传，并拍摄了电视剧。由于社会活动过多，中文系的领导对他也颇有看法。但他似乎也不太在意，尽量“能者多劳”地在多个方面拿出成果。

公仲先生的中文系同事，对他也有别一样看法。但有一点没有异议：开朗、正直、乐于助人、光明磊落，以及极强的社会交际能力与学术科研能力。

他是一位不同寻常的学者，很难用中国传统标准加以规范。在他身上同时又有浓郁中国传统的精神所在：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传统知识分子目标，在他的内心也有重要位置。

他的家庭也不乏戏剧性。按照作家胡平的话说：不是一家人，偏进一家门。

他的太太彭广丽女士，革命先烈后代、共产党高官的亲属，拥有众多北京关系。这，似乎也影响到了公仲先生的学术兴趣。他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花大量精力去研究中共历史。比如，对第一任江西省委书记陈正人进行历史爬梳且投入真情。

又是作家胡平对此提出疑问：公仲先生为何会对共产党人有此情到深处的研究与了解？他的结论：

或许，历史无论怎么书写，“真正能打动人心并在历史上留下来的，只能是那些透过各自时代局限性所发散出来，亘古至今便存在的美好精神品质。他们就像饱汲天籁与地气的茶叶，不管经历怎样的烘制和压缩，只要注进了好水又遇到识货的好茶客，便会轻盈浮起，舒展自如，泛出人性一片氤氲的春意……大概公仲先生便是这样的好茶客。”

应当看到，作家胡平的这段文字，巧妙地用诗意表述由表及里地触及公仲先生精神本质。但我会有另外一个比喻：先生不一定是一位“茶客”，其自身更像是一尊“茶杯”。这个茶杯里装了新中国的水，他就变成了一个新中国的热血青年。

也许，历史就是这样无情。公仲先生的父亲带着他的哥哥，从桂林去台湾；而他的母亲带着他和弟妹留在了大陆。

于是，两个历史走向的两股劲风塑造了今天的公仲先生。

回到他的学术来看，他也是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长的年轻人：最爱读的书是苏联文学作品，最崇拜的人是保尔柯察金。“1964年，他写了一份很长的思想汇报给组织再一次申请入党，那时正抗美援朝，他还激情燃烧向当时的总参谋长罗瑞卿写了封信，又跑到北京去

要求上前线战斗”。

青春燃烧的岁月一点一滴地塑造着公仲先生，而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重新打开国门进行世界交流，东西风劲吹，再次塑造公仲先生。

先生众多的成长背景、人事关系、亲缘血脉，都触发了性格的多面性，也影响到了他的学术研究。

因此，在他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中，不少个人情感的投入。而学术与情感水乳交融，从中又可以找到塑造他个性种种因素的线索与脉络。

我与公仲先生交往不断，延续半个世纪。一向将他作为一本大书来读：江湖之远，庙堂之高，多面呈现，收益颇丰。

我的太太——熊晓萍教授是我大学的同班同学，亦是江西大学中文系77级毕业，后来还与卢启元老师一起在新闻系任教。她对公仲老师和卢启元老师都相当熟悉。

谈及我正撰文述评公仲先点，研究80后90后人际传播的她脱口而出：公仲老师是“e人”，启元老师是“i人”。

“E人与i人”是当下社会对不同性格倾向的评价，前者外向，后者内倾；前者偏向社交，后者享受独处。亦是网上热词，年轻人喜欢引用。

回看二位大学教授先生——性格果然反差鲜明，恰可形成比较。但我读到公仲老师写的怀念卢启元老师文章《悼启元兄》，那般真挚恳切，直言性格不一却内心相通，字里行间由衷怀念。

由此亦可见出公仲先生的性情与胸怀。

由此又想到：公仲老师作为“e人”，那份“拓荒牛”的精神或可解释，但那份学术领域开疆拓土的将军气派，又是从他的生命里的哪个资源抑或生命基因中获取呢？

这，对我仍是一个谜。

恍惚间有若干条河流从天而降，澎湃汹涌汇流一处，而汇流之处正站着我们尊敬的公仲先生。

衷心祝福陈公仲先生：体笔两健，青春永驻。

此文写于两年前，公仲先生编《九二文存》，嘱为代序。学生三生有幸，感谢老师看重。再次祝愿祈先生奋勇向前，生机勃勃。

2026-7 广州

（此文作者为江西大学中文系77级学生，1982年留校任教，1994年在南昌大学评为教授，现居广州。为广东财经大学教授、广州岭南文化研究会会长、广东省文化学会副会长。入选中国作家协会新锐批评家、广东省首届十大优秀社会科学科普专家、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最有影响力学者。著有《新媒体时代的80后文学》《文化岭南》等二十多部）

中国小说学会贺信

金秋九月，溢彩流光，五谷丰熟，丹桂飘香。欣闻“世界华文文学高峰论坛暨公仲学术研讨会”在南昌大学召开，中国小说学会谨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也向公仲先生献上诚挚的祝福。

公仲先生是世界华文文学研究重要的奠基人和拓荒者之一，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始，四十多年来，一直在世界华文文学研究领域孜孜不倦地做着开拓与引领的工作。从起初在海外华文文学领域的筚路蓝缕，到后来对世界华文文学的整体探究，再到晚近对新移民文学的新思考，公仲先生在世界华文文学研究领域与时俱进，矢志不渝，既在宏观维度开拓学科领域、建构理论框架，也在微观层面对作家作品进行解读评析、扶持鼓励，为世界华文文学的繁荣发展和学科建设做出了重要的开拓性贡献。

公仲先生也是中国当代文学领域一个重要的研究者，他的很多学术成果，在学界都产生过相当大的反响。同时，公仲先生还是一个卓

世界华文文学高峰论坛暨公仲文学思想研讨会合影

2024.9.19



越的文学活动的组织者，曾经成功举办过多次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大型全国学术会议。公仲先生曾经长期担任中国小说学会的副会长和名誉副会长，任职期间，对学会的工作积极、热心、支持有力，中国小说学会年度小说排行榜评议会曾经多次在南昌大学召开。2010年7月，公仲先生更是配合中国小说学会，成功策划、筹备、组织了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小说节。会议期间，举行了“中国当代小说高峰论坛”和“首届小说节颁奖晚会”，来自海内外的一百多位著名作家和批评家汇聚一堂，可谓极一时文坛之盛，引起了海内外文学界和新闻媒体的广泛关注。公仲先生对学会的发展和繁荣昌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对此铭记在心并深表谢意。

“九秩曾留千载笔，十年再进百龄篇。”今年是公仲先生九十大寿之年，对他的学术成就和学术思想做出一个客观的、公允的、准确的总结和评价，正当其时。这既是对像他这样令人尊敬的学术前辈的一个研究、一个致敬，同时，对后学们来说也是一个启示、一个激励。

我们祝贺大会能取得高水平的、丰硕的成果！

我们祝愿公仲先生身体健康，松柏长春，继续为中国当代文学、世界华文文学的伟大事业，矫健前行，发光发热！

中国小说学会

2024年9月18日

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给公仲的颁奖辞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公仲先生先后出版了《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编》《台湾新文学史初编》《世界华文文学概要》《世界著名华文女作家传》《离散与文学》《文学新思考》《八零后文存》《灵魂是可以永生的》等著作25部，发表各类文章200余篇，在世界华文文学研究领域做出了开拓性贡献。

丁玲序言说，《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编》“立一家之言，竟真的编写出一部有一定创见的当代文学史来。”艾青称，《台湾新文学史初编》是一本“颇多独立见解的史书”，冯牧说，“在同类史书中，属上乘之作。”；曾敏之先生说，《世界著名华文女作家传》是“华文文学史上的拓荒之作”；潘亚墩先生认为，《世界华文文学概要》的出版“标志着中国大陆的华文文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层面”。陈骥说，“此书是在华文文学普及基础上的一个提高，既有普及的价值，更有提升的高度，是华文文学研究的重大收获。”

公仲先生对于世界华文文学的卓越贡献不仅体现在学术著作里，而且彰显在文学活动中。从1980年组织筹划的全国文艺理论研讨会，1993年组织召开了第一次定名为世界华文文学的第六届国际研讨会，到2004年策划举办首届新移民作家国际笔会，再到2010年组织举行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全国性的小说节，2014年的首届新移民文学研讨会，公仲始终在为世界华文文学的繁荣发展竭尽心力。

公仲先生说：“生命有限，来日无多，一种紧迫感和使命感叫我不能停歇”，“我只能快马加鞭，勇往直前，在我的余生之中，为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事业，再尽最后一份力量”。如今，耄耋之年的公仲先生仍然笔耕不辍，其为人之真、治学之诚，无不成为后辈学人之楷模。

2023年9月

世界华文文学高峰论坛在我校举行



9月18日至20日，由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南昌大学人文学院和谷霁光人文高等研究院联合主办，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协办的世界华文文学高峰论坛在我校举办。来自海内外世界华文文学领域的专家学



者60余人汇聚南昌大学，深入探讨世界华文文学发展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并对我校陈公仲教授的学术成就进行深入研讨，共同推动世界华文文学进步发展。南昌大学副校长陈始发、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白杨、江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江子、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社长陈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陈始发向与会嘉宾简要介绍了南昌大学改革发展情况，回顾了世界华文文学历史进程。他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公仲先生的带领下，南昌大学成为世界华文文学研究重要基地。本次会议旨在探讨世界华文文学新现象和新进展，希望广大学者积极贡献智慧，进一步推动新时代世界华文文学创作与南昌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

开幕式上，学生向公仲先生敬献鲜花，表达对其为文学研究和世界华文文学繁荣发展所作出的突出贡献的感谢和敬意。

主题发言环节，暨南大学教授蒋述卓、南昌大学特聘教授赵稀方、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杨剑龙、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李继凯、暨南大学教授王列耀、



美纽约著名记者作家曾慧燕

陕师大李继凯教授赠送对联

暨大蒋述卓教授赠送字画





澳大利亚武陵驿与美国南昌作家王晓丹合唱



洛杉矶上海作家施玮独舞



新泽西江西籍作家梓樱独舞



德国江西籍作家刘瑛独舞



南京大学教授刘俊、海南师范大学教授毕光明、国际新移民笔会前会长陈瑞琳、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副会长朱文斌等专家学者先后作主旨演讲。大家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世界华文文学在历史的机遇中发展壮大，日渐成为中华文化共同体中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学主题、题材拓展、人物塑造等方面，对丰富和补充中国大陆汉语新文学发挥了积极作用。

